



東都事略卷第十八

列傳一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進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士為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為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為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世宗時累加司徒洪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蕭國公北邊奏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乃命我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方就食閣中聞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質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太祖性仁厚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將若之何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向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吐之不退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禮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禮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太祖由此深敬重質太

祖既即位加兼侍中仍以爲相乾德初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在第十三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尔子旻兄子杲

旻字貴參以父任爲千牛備身國初爲度支員外郎知開封

縣太宗爲開封尹頗器重之嶺南平知邕州知淮南轉運事太宗時爲三司副使累官給事中判三司坐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參軍移唐州以卒年四十六

杲字師回力學有文太宗時由鄧州從事爲直史館歷左拾遺補闕擢知制誥以工部郎中罷知壽州復爲知制誥當遷翰林學士太宗以其躁競不使居內職出爲右諫議大夫知濠

州召爲史館修撰至京師而卒年五十六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二叛以溥爲從事三叛旣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旣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世宗遂優贈崧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 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平

興國初封祁國公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獻後以溥謚同僖祖改謚文康溥在相位日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謁祚引觴爲壽溥侍側坐客不敢安席祚曰此豚犬尔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子貽孫貽正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正之子克明尚 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令與父同行

貽孫字象賢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爲著作郎 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萬卷貽孫徧覽之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以卒

貽永字季長 真宗以其故相家也選尚主除右衛將軍駙馬

都尉明年主薨貽永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蔣州團練使請試
郡得知單州徙徐州是時河決貽永作隄城南以禦水患 詔
褒之 仁宗即位改衛州團練使知澶州遷懷州防禦使拜耀
州觀察使歷彰化武定軍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
鎮保寧知鄆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密邇梁山泊春
夏多病涉貽永相地築東西道三十餘里至今人獲其濟徙定
州成德軍康定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
拜樞密使慶曆六年加同平章事明年封遂國公加兼侍中改
鎮海軍節度使封鄧國公貽永以寵祿過盛願解樞柄乃聽罷
侍中徙鎮彰德復以疾求去位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
使卒年七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康靖貽永性謹約寡言無
綺羅聲色之好惟養鷄鴿數十愛翫而已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也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周太祖爲
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
不足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於朝廷握彊
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
激怒心太祖納其言遂長驅度河及即位以爲樞密承旨世宗
時爲樞密副使陞樞密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
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 國初進位右僕射
乾德初罷開寶二年春宴 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朕酒乎
仁浦奉觴上壽 太祖密謂之曰朕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
速不達 太祖頷之從征太原至梁侯驛遇疾而卒仁浦性寬
厚接士有禮專務以德報怨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

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而無一人橫死者有鄭元昭者
爲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温玉爲推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
誣温玉之子從李守貞叛捕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太祖爲辨
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爲賈延徽譖幾
遇禍揔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
爲也人稱其長者謚曰宣懿後以子威信尚主追封齊王

威信字國寶 國初 昭憲皇后嘗至仁浦第見威信奇之開
寶中 太宗尹京以威信尚永慶公主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太平興國初爲吉州防禦使遷觀察使契丹入寇以威信知澶
州拜彰德軍節度使 眞宗即位徙鎮定國武成知曹州改知
河陽又知澶州移鎮忠武 眞宗升宋州爲南京以威信 太
祖舊臣加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改鎮保平卒年六十九贈中書

令威信頗知書亦喜待士然性吝嗇喜規利子昭昞至觀察使
臣稱曰自古治少亂多五代干戈之亂極矣天旣厭亂而思治
故 眞主勃興此范質王溥仁浦得以講揖遜之禮遂相 藝
祖于立國之初而天下晏然也烏呼以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
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蓋以授受于天者有不庸釋則舍湯文
將安歸乎由是觀之質等所以歸 有德爲無嫌也誠與夫賣
國而趨利蒙耻而立朝者有間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列傳二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為殿
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
為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
率兵以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
市不易肆人甚悅徙鎮鎮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即位為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國初移鎮天平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同平章事 太祖親征李筠令坤率兵屯河陽澤潞平以功加
兼侍中從討李重進改鎮成德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
道與 太祖同事周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 太
祖聞其卒甚悼惜之追封南陽郡王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列傳二
韓令坤
磁州武安人也
少隸周太祖帳下
世宗即位為殿
前都虞候
高平之戰以功
領容州團練使
世宗征太原以
令坤為都校
以功拜武定軍
節度使
世宗伐淮甸命
令坤等十二將
率兵以從襲揚
州將吏聞周師
至開門以迎之
令坤整衆而入
市不易肆人甚
悅徙鎮鎮安
又從世宗北征
有功恭帝即位
為侍衛馬步軍
都虞候
國初移鎮天平
加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
同平章事
太祖親征李筠
令坤率兵屯河
陽澤潞平以功
加兼侍中
從討李重進
改鎮成德
卒年四十六
令坤有才略
識治道與
太祖同事
周情好親密
鎮常山凡七
年北邊以寧
太祖聞其卒
甚悼惜之
追封南陽郡
王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太祖受禪遷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改鎮歸德李筠反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與懷德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復命守信討重進兼知揚州行府事太祖親征守信馳奏城中危迫破在昕夕大駕親臨可一鼓而平太祖從之即日克其城移鎮天平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隆三年請解軍職太祖許之守信每入朝宴賜甚渥加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中書令爲河南尹從征幽州坐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封衛國公徙鎮陳州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

謚曰武烈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爲改之以蔭補供奉官稍遷至團練使雍熙初契丹寇邊保興爲澶州前軍駐泊徙銀夏綏府都巡檢常巡察罽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戎人數千騎度河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澆俟其半度急擊之其後數與戎人戰有功積官至棗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吉字祐之尚太祖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愛州刺史以軍功擢至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使知河陽大名府改橫海安國二鎮真宗即位徙鎮保平景德初又徙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入寇真宗將幸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前鋒虜引去旣而虜請盟真宗錫宴射

於行營謂繼隆等曰北虜自古為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皆卿等力也保吉曰臣受命禦寇上稟成筭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亦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 真宗嘉其能謙寵賜甚厚改鎮鎮安卒贈中書令謚曰壯武保吉有武幹奕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擾其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而督運物論非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及其卒也年復與之同人皆異之

元孫字善長以守信恩補供奉官久之為閤門祗候遷知京副使累擢至邕州觀察使鄜延路副總管會趙元昊反陷金明砦元孫與劉平戰于三川口為賊所執 仁宗以為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言者請治其辱國之罪 仁宗

治抄作誅

貸之安置全州後還京師卒年七十二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為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功領勤州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敗其眾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宋興擢為殿前都指揮使泰寧軍節度使從征李筠改鎮義成討李重進也副石守信將前軍出鎮忠正在鎮八年寬簡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為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來諸鎮暴橫令宰之

職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嘉也聞者歎伏從征太原改鎮許州如同平章事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審琦素不善飲太祖宴之於後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為吾飲之審琦受詔連十數酌無它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彊飲輒病也子承衍

承衍字希甫尚太祖女昭慶公主是謂秦國賢肅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恩州刺史加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授彰國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出知天雄軍端拱初徙鎮永清再知天雄真宗即位改鎮護國卒年五十二贈中書令謚曰恭肅承衍善騎射曉音律好吟詠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貲厚自奉養而性吝嗇為世所鄙子世融終內園苑使世融

之子克臣以進士第元豐中為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子師約尚燕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主婿輒升行齒諸父英宗以為廢人倫不可為天下法思所以釐正之神宗即位推原英宗意下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公主以禮見舅姑自此始師約官至保平軍留後謚曰恭惠子殖亦尚神宗女惠國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臥內莊宗滅梁以為散負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改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帝時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淵虜

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賴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遇契丹主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鬪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主乘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于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徐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彥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 宋興遷太師移鎮鳳翔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假滿百日受奉如故爲御史所糾於是罷節度

使彥卿退居于洛八年間乘小車駟遍遊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爲將有謀善戰所得奉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爲之用卒年七十八周世宗二后 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周及 太祖朝賜詔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爲比子昭信賀州刺史昭厚天雄軍防禦使昭壽鳳州團練使爲益州鈐轄昭壽遊宴無度不能御軍神衛卒趙延順以衆怨昭壽信用親僕榜筆軍人謀害昭壽咸平三年正旦中使來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卒乃縱廐中馬陽逐而繫之喧擾之際延順率其衆殺昭壽及其僕都監王澤聞變召都虞候王均擒延順及其黨不能獲乃推均爲首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榮與均戰死之均遂僭號大蜀建元化順是歲王師討平之追斬均于富順監

王景萊州人也少為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戚城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為帥以代景景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光死即聞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中為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徙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 國初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謚曰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為卒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後封楚國

夫人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曰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也初封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為使景尤加禮重左右又以為言景曰我在行伍間已聞張尚書名今使于我是 國家厚我也子廷義廷睿廷訓廷義仕至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中流矢而卒廷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時目為王當代景所莅鎮廷睿為牙內指揮使尤驕恣景以其母被戮心憐之廷睿或小不如意必號泣曰還我母安用富貴景不復問家財恣其所用過華陰陸馬而死廷訓仕至左驍衛將軍王晏徐州滕人也家世力田少為盜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末與都校趙暉等 章成陝州遂歸于漢高祖甚喜即授以節度使及入汴加同 章事漢亡事周改鎮武寧封滕國公因

其鄉里以榮之也 太祖受命進封趙國公徙鎮安遠改封韓國公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

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為刺史仕漢為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贇牙校鞏廷美以贇不得立據徐州以拒周太祖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討之又與王峻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三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執急擊大敗之逐北二十餘里師旋徙鎮永興移鳳翔 國初加中書令 太祖與彥超宴射于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

首曰蹄涔之水豈足以安神龍 陛下當日不留滯於小郡者天也 太祖大笑未幾復鎮永興又為鳳翔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彥超溫和恭謹領九鎮所至民安之而能引年告老為當世所重始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侍宴 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以歸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履歷艱苦 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鎮時論以此許之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甚奇之因留之帳下仕晉為寧國軍都虞

候契丹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僞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百
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爲
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
延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
漢高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授河陽三城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
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
左遷右衛大將軍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 國初改封
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爲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也父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鴈授
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
生女爲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

爲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
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
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
數十里 國初荆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圖之見
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初周太祖嘗諭廷璋圖涇
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
儒不能加害爲若有施報也未幾廷璋自鎮來朝授靜難軍節
度使移鄜州代還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

郭從義字德基其先沙陁人也父古仕後唐賜姓李氏古卒從
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內園使仕晉爲宿州團練副使復姓
郭云契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贊其謀漢興爲鄭州防

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永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河中李守貞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永興軍節度使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充排陣使世宗還京師加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乾德初拜護國軍節度使來朝 太祖召於便殿擊鞠從義易衣跨馬精心呈技以下 太祖之知及罷命升殿賜坐 太祖謂曰卿之技誠妙矣然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爲右金吾衛大將軍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爲將有謀略爲人持重博通技藝善飛白書卒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臣稱曰唐季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烈矣 宋興令坤從義

彥卿握重兵在河北守信審琦彥超等以宿將處方鎮而數子者識歷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而知止足使藩鎮之禍泯然而不作克保功名長守富貴雖 太祖之善御豪傑而亦數子者能擇其禍福輕重而審處之斯可以言智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
列傳三

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候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徙鎮鎮寧為殿前副都點檢 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 太祖諭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方以安 太祖深德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李筠叛命延釗與王金斌討之俄知潞州行府事澤潞平加兼侍中請解軍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師南征延釗將行營前軍時延釗被

疾 詔令肩輿即戎事遂平定荆湘是歲卒年五十六延釗與
太祖友善 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為副常兄事延釗及即
位猶呼為兄泊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軫悼尤甚贈中書令
追封河南郡王

李處耘字正元潞州上黨人也父肇仕後唐為軍校討王都于
定州會契丹來援力戰死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
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漢初隨
折從阮于府州後從阮歷鄧滑等節度悉委處耘以軍政李繼
勳鎮河陽補處耘右職繼勳罷世宗以處耘隸 太祖帳下為
都押牙會 太祖北征至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遂召馬
仁瑀李漢超等入白 太祖 太祖拒之既而諸軍大譟入驛
門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 太祖奇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

旨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
以處耘知揚州有善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周保權乞師
討張文表 太祖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以處耘為都監師
次江陵高繼沖請舉族歸朝即引兵趨湖湘大破賊于三江口
又遇賊帥張從富于澧江南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
俘獲甚眾既而延釗大軍至州人大懼縱火焚州城而潰保權
幼為大將汪端所劫藏于江之南岸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
守奇帥師度江獲之磔于市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坐與延
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使處耘多機
謀常以功名自任自以受 太祖非常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
勇於敢為遂至於貶 朝廷以延釗宿將乃獨罪處耘而處耘
終不自辨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累贈處耘韓王子繼隆

繼恂繼和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處耘兄處疇至作坊使有子繼凝終樞密直學士

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爲供奉官常從官于蜀還涉危棧身與馬皆墜絕澗十餘丈而不傷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良藥而愈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繼隆請行太祖以城未下怪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聞太祖語之曰昇州城已破如汝所言矣江南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以威信諭之乃降江南平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太宗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李繼遷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遷之衆改環州團練使從曹彬北伐繼隆獲虜貴臣一人

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兵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隸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累加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出帥定州三年送芻粟入威虜軍虜騎八萬邀繼隆繼隆以萬人敗之追奔過徐河十餘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闔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詔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爲北面保鄣不可廢也遂復城守召還改鎮定難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命繼隆將河西行營之師以討之旣而繼遷遁擒保忠以獻於是諸將請誅保忠及出兵追賊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諸將皆伏其言至道二年白守榮馬繼忠等送糧靈州

為賊所邀敗於洛河 太宗聞之怒亟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
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
趣賊之巢穴 太宗遣周瑩齎 詔切責瑩未至繼隆已出軍
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繼隆乃奏轉運使陳緯梁鼎
之乏糧並坐免官繼隆嘗受 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
執由古原州蔚茹河為便 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
是為鎮戎軍 真宗即位改鎮安軍節度使召還加同平章事
徙鎮山南東道判許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踰魏至河上 真宗
親征命繼隆為排陣使先赴澶州契丹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
與石保吉大破之彊弩斃其貴將順國王撻覽追奔數十里及
車駕至幸北門觀兵召見勞問見其部伍嚴整歎息久之撻覽
既死契丹懼遂請和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

謚曰忠武乾興初配享 真宗廟廷繼隆性沉厚御下甚嚴好
讀左氏春秋賓禮儒士子昭亮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初繼隆請城鎮戎
軍 朝廷疑之繼和奏曰平涼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
帶城之便 太宗許之後復不能守繼和又以為言遂城之以
繼和知軍事李繼遷擾邊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
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
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
遙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
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臣聞李漢超守關南屬州
錢七千萬貫悉以給予非次犒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推場
規免征稅當時有以此事達于 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

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 太祖之世一方爲之
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少願以 太祖爲法選擇英傑
使守靈武高官厚祿不吝與之乃可保必勝之功又 朝廷禁
青鹽甚爲允愜斯困賊之良策也咸平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
族於天麻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帥
臣于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 眞宗嘉之爲并
代鈐轄契丹入寇繼和領兵赴趙州躡其後契丹請和復還并
代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卒年四
十六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
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西上閣門使 仁
宗即位進東上閣門使知代州又知定州徙瀛州踰年拜成州

團練使遷寧州防禦使徙定州改延州觀察使拜感德軍留後
爲秦鳳路副都總管徙永興軍路又徙天雄軍道除殿前副都
指揮使尋知代州徙眞定路都總管保州兵據城反昭亮往諭
以禍福因稍稍縋城下官軍遂入城以功拜懷康軍留後知定
州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有卒博于都市而撤
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隨州刺史宋緒來謝亦杖之庭下
仁宗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明日當以赦釋罪昭亮謂宿衛
不謹不可以赦原配隸下軍慶曆八年拜宣徽北院使判河陽
徙延州加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定州歷鎮天雄彰信秦寧以疾願還爲景靈宮使卒年七十
一贈中書令謚曰良僖昭亮爲人和易於軍政特嚴然喜交權
貴頗爲時所非云

王全斌太原人也父爲苛嵐軍使私蓄武士唐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上疑父有異志若以全斌爲質則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周以軍功積官至相州留後 宋興除安國軍節度使徙鎮忠武 太祖伐蜀以全斌將西川行營前軍率禁兵出鳳州孟昶遣大將王昭遠焚桔柏江浮橋退守劔門全斌遂克利州全斌謂諸將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來蘇有路可通劔門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度自此出劔門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之險不可恃也全斌然之命偏將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弃砦而遁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 王師次魏城蜀主孟昶

遣使奉表請降全斌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毅始自峽路至昶饋光毅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 詔書頒賚諸軍亦無差等由是兩路主帥遂不協俄 詔發蜀兵赴闕全斌等不時宣行蜀軍憤怨思亂軍至縣州果叛有衆十萬自號興國軍全師雄嘗爲蜀將亂兵推爲帥攻綿州又攻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衆益盛自是邛蜀等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全斌等甚懼時城中降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殺之夾城中未幾劉光毅曹彬破師雄之衆于新繁擒萬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與王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不禮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人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于金堂仁贍又敗呂翰于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賊衆始息初全斌之至蜀

也適屬冬杪京師大雪 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急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况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遣使賜全斌全斌受賜感泣於是蜀民訟其培克 太祖以其新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餘緡又受僞蜀臣僚賂遺九萬緡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緡 太祖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 太祖貸其死乃責崇義軍留後 太祖郊祀洛陽召全斌侍祠復武寧軍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賜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貶黜凡十年怡然自得子審鈞至崇儀使以擊賊而死審鈞子惟志惟志子

凱

凱字勝之審鈞既死王事遂徙居京兆家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準守京兆見而奇之言於朝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於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祗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趙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武勝軍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曰壯恪子緘緘之子誥字晉卿尚 英宗女蜀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誥能詩善畫官至留後

王仁贍字子豐唐州方城人也少儻不事生業劉詞爲永興軍節度使以爲牙校詞卒遺奏薦仁贍材可用 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 宋興授武德使乾德三年自內客省使

拜樞密副使 王師伐蜀仁贍為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
生口財貨殺降兵至蜀土擾亂責右衛大將軍初大將王金斌
貪財貨不戢軍政寇盜充斥 太祖知之及全斌歸闕 太祖
召仁贍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以自解 太祖曰納李廷珪女
開豐德庫取金寶此豈全斌等耶廷珪故蜀將也開寶末領三
司使仁贍在三司僅十年頗縱吏為姦利時副使陳恕任苛察
互持三司短長仁贍不能勝責唐州防禦使仁贍既失權因怏
怏而卒年六十六

崔彥進大名人也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太祖帳下
累遷至昭州刺史 國初從征李筠為先鋒以功遷常州防禦
使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以彥
進副王全斌將行營前軍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

法事左遷昭化軍留後 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
節度使移鎮河陽 太祖征太原 詔彥進攻其東太原平從
征幽州與曹彬米信出雄州王師敗績坐違彬節度貶右武衛
上將軍久之拜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贈侍中

劉廷讓其先涿州范陽人也曾祖仁恭唐盧龍節度使祖守文
襲滄州昭宗授以節鉞其弟守光囚其父守文舉兵討之為守
光所殺父廷進避難南奔廷讓少時以勇力聞周太祖鎮鄴以
隸帳下仕至涪州團練使 國初轉江州防禦使從征李筠為
先鋒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命
廷讓率禁旅由歸州路進討將行 太祖以圖示之指夔鎖江
處曰至此我之舟師當止三十里外以步騎先進出其不意而
擊之俟其稍却即以戰棹夾攻之取之必矣於是大敗蜀軍遂

破夔州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師進次遂州克之以府庫賚將士始王師之出也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為朕給戰士朕所取惟疆土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有功如席卷之易及蜀平王全斌等皆坐貪縱左遷惟廷讓所至秋毫不犯及全師雄作亂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鎮安軍節度使徙鎮鎮寧廷讓本名光毅太宗即位賜今名入為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太宗以廷讓知雄州徙瀛州與契丹戰于君子館我師敗績契丹遂陷祁德等州廷讓詣闕請罪太宗不之責也復命知雄州以病求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太宗怒下御史問狀削奪官爵流商州行至華州而卒年五十九太宗念之贈太師

臣稱曰自古用兵行師主帥共事及其成功未有無嫌隙者也延釗處耘兵不血刃而平荆湖功高矣由是而生隙全斌光毅分路伐蜀朝廷賜予無差等亦因之而不協得非以位侔勢逼使之然耶獨澶淵之役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遜于上前為可嘉也保吉曰布列行陳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豈不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列傳四

咎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為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秦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為副留守遷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太祖征澤潞命居潤赴澶州巡警言師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張美字元圭貝州清河人也少為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召為樞密承旨權判三司授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內都點檢師

還擢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無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李筠叛太祖親征以饋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以來官市木關中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美至鎮有所謂率分錢者一無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州太宗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八謚曰恭惠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干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苑使屢破太原軍會慕容彥超反以拱爲都監賊平爲陝州巡檢改知陝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今欲取秦鳳

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留守徙鎮淮南爲沿江招討使時周師久駐維揚圍壽春經年未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皆世宗幸壽州以拱爲武寧軍節度使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太祖曰李筠謀逆已久兵勢漸盛陛下宜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儻稽旬浹恐賊氣愈滋攻之難爲力矣太祖從之筠果率兵南向聞太祖至惶駭遂入澤州封譙國公爲河南尹拱在河南十餘年專修飾園林第舍日縱酒以聲妓自奉府政不治

太祖聞之怒乃移安州以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曰卿無效向拱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高懷德字藏用常山人也周天平軍節度使齊王行周子也行周五代史有傳懷德忠厚倜儻有武略仕晉漢為刺史至周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 太祖受禪擢為殿前副點檢移鎮滑州尚 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太祖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于澤州改鎮忠武又改歸德加同平章事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鎮曹州封冀國公移鎮武勝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諡曰武穆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為左

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 國初以重贇有翊戴之功擢為龍捷右廂軍校領永州防禦使從 太祖征澤潞還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李重進反以重贇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改殿前都指揮使徙鎮義成 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治宮闕以重贇摠其役自是 皇居壯麗矣哉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 太祖怒欲誅之趙普力辨其不然且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 陛下將親兵者 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重贇徐聞普常救已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也出鎮彰德 太祖征太原召重贇謂曰虜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卿可領兵倍道由鎮定以破之乃命重贇摠北面行營之師重贇遇虜于定州大破之卒贈侍

中子崇訓

崇訓字知禮以父任爲供奉官累擢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三年與馬知節並僉書樞密院事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以自疾求罷除齊州防禦使授左龍武大將軍韶州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年五十六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史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后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釀酒肉衣服相配爲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在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

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
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
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
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旣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
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
之戰何徽懋愛能退衄時我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
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
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
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
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太祖智
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
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鑿其船引兵

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
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
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
以間謀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待其困弊乃可圖耳嘗有
人告永德謀反太祖曰永德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
告吾反膽甚大命破械笞而遣之太宗即位封永德鄧國公
連知滄雄定三州徙鎮安化召還爲河北路排陣使屯定州與
虜戰斬獲甚衆淳化初知鎮州又徙鎮秦寧兼侍中判并州
眞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年七十
二贈中書令始永德四歲時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
永德於南陽公宇爲二堂繼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問安視

膳皆得其懽馬氏封莒國夫人劉先卒永德爲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繼母之弟劉再思亦任以官初永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永德因丐水銀五兩永德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頃成中金將別永德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壽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因出射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且辭去是時 太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勲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 太祖 太祖天資英特問其年生於亥永德大喜傾身事之 太祖深以爲德而不知其故也其後 太宗娶符氏后謀於 太祖曰符氏大家而吾方貧無以爲娉奈何 太祖與永德書令 太宗往以情告之永德延之臥內 太宗姿

表偉異問其年亦生於亥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故永德在兩朝恩寵不替永德涉獵書史頗善吟詠禮賢樂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郭崇應州金城人也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崇耻臣於虜挺身南歸爲騎軍都校仕漢至果州團練使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從周太祖入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入寇周太祖北征次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於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它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崇仕周爲陳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親征

太原副符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加侍中移鎮成德世宗征淮
甸契丹萬騎掠邊境崇帥師破之于東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
牛羊三萬餘 國初加兼中書令初 太祖受禪宗感周室恩
遇或時出涕為監軍所奏 太祖曰我素知宗篤於恩義此蓋
感激爾遣人覘之還言宗方與賓屬飲博城中晏然 太祖笑
曰果如吾言未幾來朝時李重進叛命崇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贈太師崇重厚寡言有謀略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守璘
子允恭仕至崇儀副使允恭次女天聖二年立為皇后

宋偓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父廷浩尚後唐莊
宗女義寧公主生偓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
之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內殿直遷供奉官漢高祖
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與偓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稍遷皇城

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化
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周太祖舉兵向闕偓在鎮開門迎謁即率
兵從太祖至留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太祖太祖謂偓曰至尊危
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
宗征淮以偓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大破其衆
世宗多露宿野次忽有猛虎逼近乘輿偓引兵射之一發而斃
江北平師還復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 宋興李重進謀
以揚州叛偓察其情具以聞 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觀變遂從
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以功改鎮保信徙鎮國又徙忠武開寶
中 太祖納偓長女為 皇后徙鎮靖難太平興國初加同平
章事移鎮定國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 太宗幸大名命偓知
滄州封邢國公俄還同州入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

班師命倭知霸州卒年六十四贈侍中謚曰莊惠倭唐莊宗之外孫漢高祖之婿女即 孝章皇后貴戚之盛鮮有其比然謙恭下士人亦以此稱之始名延渥後易為倭云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也其父暉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太祖憐之召隸帳下補左班殿直 國初遷西頭供奉官潘美征嶺南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 太宗征太原命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又破契丹于滿城以功遷東上閣門使檀州刺史召拜內客省使契丹寇雄州守文赴援既至契丹遁去加武州團練使破夏

州鹽城鎮岌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俘百餘口獲牛馬羊萬計又破咩嵬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以定雍熙三年大舉北伐為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契丹遇為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之知也軍中服其量會我師不利坐違 詔逗留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故

官拜宣徽北院使北面排陣使屯鎮州改南院使契丹入寇大破之于唐河卒于屯所年五十五贈侍中謚曰忠武守文沈厚有謀頗知書既卒有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中皆流涕 太宗問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奉悉以犒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歎息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 太宗為 眞宗納守文次女為夫人即 章穆皇后也追封守文譙王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文淵閣藏書
太宗為真宗繼中文
太宗為真宗繼中文
太宗為真宗繼中文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二
列傳五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為爪牙筠得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為內殿直遷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為虜將聞其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於邢洛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留後送款于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為先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敗之廣順初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德昭義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擅征賦頗召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 宋興加兼中書令 太祖遣使諭以受禮之意

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僂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遽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廳壁筠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被酒爾幸勿以為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為寇筠雖絀其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 太祖賜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筠不聽 太祖又遣守節諭旨令效順 太祖曰吾聞汝數諫汝父汝父不汝聽耳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甚求濟師于劉承鈞遂據澤州承鈞率兵與契丹數千眾來援至太平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寡弱心甚悔之承鈞封筠為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死承鈞默然蓋承鈞與周氏世讎也留其子守上黨引兵南向 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眾於長平

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 太祖自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與守信懷德會大破筠眾三萬于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 太祖命列柵圍之 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州時 王師攻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為劉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今誠得馬數百匹與腹將潰圍而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儻有劫公而降者悔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赴火劉氏欲與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 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閻丘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氏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曰
吾與世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
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後以避世宗諱
更焉筠嘗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人傳以為笑守節既降詔釋其
罪歷單濟二州團練使出知遼州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二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晉天福
中任為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
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
即位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
度使又進討太原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平章事改
鎮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甸重進為招討使
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

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
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
憚太祖太祖既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鎮益疑懼太祖
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為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
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及聞太祖命石守信王審
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
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
當暫往慰撫之遂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
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
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為宿衛太祖召而語
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
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辭去重進方與諸軍

議事忽二子至具道 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
向背之意既而 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為遂赴火始重進遣
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 太祖往來京師
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 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
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 太祖
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
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
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
臣稱曰帝王之興有天命哉 太祖受命祚祚 宋四方内外罔
有不服李筠重進敢謀叛逆可謂不知天命矣及兵威所臨無
往不克繼踵而滅咸蹈烈火亂臣賊子天豈容之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三
列傳六

孟昶其先邢州龍岡人也本名仁贇父知祥尚唐莊宗妹瓊華
公主莊宗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
度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為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以李
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璋婚姻謀據
劔南既而明宗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伐蜀出於安重誨重
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
以兩川授知祥封為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
元曰明德於是盡有王氏故地以昶為崇聖宮使東川節度使
同平章事知祥疾立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昶立尊母李氏為
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稱大

蜀皇帝世宗怒其元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為錢凡境內鐵為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為皇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 宋興昶懼潛結太原劉承鈞為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謀者孫遇間道齎蠟彈書為朝廷所獲 太祖得之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儔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爾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

自焚始昶母謂昶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 太祖賜詔慰安之初 王師將及境昶遣其子元喆為元帥守劔門自成都携妓樂嬉戲而行聞劔門已破遂遁歸昶又命王昭遠趙崇韜摠兵拒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遽為追兵所執其它悉為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 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公七日而卒冊封楚王諡曰恭孝自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昶母李氏隨至京師 太祖呼為國母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儻得歸老妾之願也 太祖聞其言大喜

曰俟吾平劉承鈞當如母願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因不食而卒 太祖聞而哀之昶三弟仁贄在國時封雅王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 朝並為環衛官仁贄終大 同軍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喆元 珏元喆在蜀封秦王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 王師 伐蜀昶以為元帥劔門陷遂遁歸隨昶入朝拜泰寧軍節度使 居鎮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 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國公知滑州又知滁州卒年五十 五元珏初封襄王歸 朝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 出知滑州以卒元喆有子隆詵隆詒隆說隆詮皆進士及第 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孫因家

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謙仕至 封州刺史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以隱為司馬知柔委以 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為節度副使彥若卒遺奏薦為 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卒 弟陟襲位時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 賦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 名巖又更襲又更襲天性酷暴行炮烙剝截舌灌鼻之刑為玉 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耻為南蠻主 呼中朝天子為洛州刺史龍天卒子玠立為其弟晟所殺而自立 晟造鐵湯鐵床之獄聞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取桂林柳 賀之地晟卒子鋹立鋹初名保興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 大寶委政閹官後宮亦令冠帶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用

則加以宮刑作燒煮剥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
又賦斂煩重人不聊生民入城者輸一錢瓊州米斗稅五錢置
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及
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 王師南伐克郴州獲其內品十
餘人有余延業者 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官對曰爲扈駕
弓箭官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開 太祖因笑問銀
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 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
民遂 詔江南李煜諭銀使稱臣銀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正儀
使于銀遺銀書曰頃者 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
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翼息 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
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 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
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

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
料 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
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
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
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
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 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
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
乘機進取之時也既 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
社稷者當若是乎况 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
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
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

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
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
近奉 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
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
也銀得書遂囚正儀驛書荅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
伐之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托守韶
州以備是歲美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平英雄二州
王師將至廣州銀懼遣其臣蕭濯奉表乞降 王師頓城外銀
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銀復遣保興詣美軍乞降不納
銀盡焚其府庫以為空城謂王師不能久駐當北還也已而克
廣州遂擒銀并其臣劉保興潘崇徹龔澄樞李托薛崇譽等以
獻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獻 太廟太社 太祖御明德門

受俘宣 詔責銀銀伏地待罪 太祖命斬澄樞托崇譽于千
秋門外釋銀罪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為右監
門率府率 太祖嘗幸講武池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其酖泣曰
臣承父祖基業違拒 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 陛下不
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 陛
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銀銀大慙頓首謝遷左監門衛
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封衛國公 太宗將討太原
召近臣宴飲銀與焉自言 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
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歸 朝願得執
挺為諸國降王之長 太宗大笑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三十
九贈太師南越王初龔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曰將五十五

年乎其後果然

李煜字重光徐州人也祖昇父景昇為吳將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景初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為宰相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四州之地景懼稟周正朔上表稱國主世宗荅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遂殺齊丘等太祖受命景遣使朝貢徙都南昌景卒子煜嗣表請追尊帝號太祖許之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本名從嘉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又封吳王景遷南昌立為太子監國襲位于建康改今名立母鍾氏為聖尊后以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使入貢奉表陳紹襲太祖詔荅焉自景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賜煜詔而不名及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改唐國印為江南國印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於是貶損節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司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名多所更易歲貢長春節錢三十萬遣其弟從善來朝以為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恭順而內實繕甲兵為戰備太祖諭令入朝不從命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疾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

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
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 太祖用其計下荆
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
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 王師度江薄城果以
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既行遂領池州後
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 王師度江也煜以兵柄任皇甫繼
勳以機事屬陳喬張洎傳詔內殿者徐元瑀徐元瑜刁術邊書
告急元瑜等匿而不及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勳初彬之
南征也 太祖諭之曰卿至金陵戒暴略示兵威令其歸順不
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至京師煜上奏曰臣
猥以幽孱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 明
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 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

為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 君赤子也微臣薄
軀吾 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盍見捨乎臣
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 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
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為囚虜乎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
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為亦 聖君不忍令臣之為也況乎名
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人所嫌畏臣不敢不嫌畏也惟
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
也傾忠能無憐乎儻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
臣身是臣死生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
舉國之受賜也豈惟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
土實鑒斯言鉉等至 京師見 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 陛
下伐之且煜事 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 太祖曰爾

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病未任朝謁非敢拒 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 太祖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初 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歸闕煜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遂 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是陳喬張洎事煜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乃相謂當死社稷及城陷洎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遂死之又內史舍人潘佑嘗上煜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肉使國家惜惜如日將莫不顧兆人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知殿下為

君不道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為千古笑今殿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殿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與姦臣比肩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煜大怒殺之後二歲國亡 太祖御明德門受俘 太祖以其嘗奉正朔也 詔露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 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 朝為千牛衛大將軍郢州刺史卒年三十七

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崇漢高祖之母弟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贊於徐

州欲使襲漢位少尹李驤語崇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怒以為驤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遣人乞贖歸藩始知贖死矣乃為驤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契丹如晉高祖約為父子改名旻稱漢乾祐年號契丹冊為大漢神武皇帝旻死子承鈞襲位改元天會承鈞結李景昶為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為陛下用得聞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槓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太祖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為太府卿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聞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遂終其世不加兵承鈞死繼恩嗣繼恩為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為遂援立繼元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太祖遂親征嘗遣詔諭繼元無為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為無為復勸使效順又欲吐兵出戰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繼元殺無為以徇無為棗州人博學有詞辨初隱武當山承鈞以諫議大夫起之遂為相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戰無不勝四方恃險之邦僭竊稱帝王者悉與中國為隣今與陛下為臣矣今天時向暑兩河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留最爾太

原豈煩親討會 王師頓兵甘草地歲暑雨軍士多疾 太祖
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 太祖曰
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遂班師
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 太宗曰朕計
決矣 王師圍太原 太宗以詔諭之 王師進攻甚急 太
宗恐諸將屠城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國滅
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 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
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彈帛書
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 太宗宥其罪授右衛上
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 太宗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
宋捷者迎謁道左 太宗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 太宗將

至太原語侍臣曰我以端五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
元降果五月五日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
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郗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
闇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愍傷何反戲侮之乎劉
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常以賓禮猶恐不慰其意爾 太宗
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遺奏以六歲子三豬為託
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豬名守節以為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
衛將軍

臣稱曰昔王朴陳用兵之略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及 宋興并最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 太祖既平湖
湘嘗謂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
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

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爲我屏翰俟我富實則取之故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年平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廟謨雄斷施設先後之序如此豈以并必死之寇而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列傳七

錢俶字文德臨安人也名上字犯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彭城王梁唐封爲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瓘謚曰文穆王子佐嗣佐卒以弟侖繼侖爲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浙東遂度江龍位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錫以金印玉冊仍領鎮海鎮東節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處之宋興改大元帥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遣幕吏黃夷簡入貢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甲練兵江南屈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

南之先來朝者 王師討江南以爲昇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爾俶以其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 詔俶歸國江南平俶與妻子來朝 太祖對於崇德殿待以優禮 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又以俶妻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 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 太祖待俶甚厚自 晉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留俶不遣 太祖曰錢俶在吳越歲修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及俶歸國 太祖以黃絹封文字一複付俶曰候到

國即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俶感泣拜謝至國啟封皆 晉王宰相以下請留俶章也俶上表謝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國歸有司 太宗改封俶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俶以天下旣平求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徙國南陽旣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薨之日又與父元瓘同人皆異之冊封秦國王諡曰忠懿俶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爲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年富貴之盛無與爲比七子惟濬惟治惟渲惟灝惟潛惟演惟濟惟治官至左驍衛上將軍惟渲惟灝俱至團練使惟潛左龍武將軍惟濟保靜軍留後諡曰宣惠

惟濬字巨川 太祖即位以為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 王師征江南惟濬從其父倣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 太宗即位加侍中倣封淮海國王惟濬徙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又鎮安州封蕭國公倣薨有 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汾王諡曰安僖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倣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倣深器之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為文章拜太僕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為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為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為參知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媼好而惟演女弟適后戚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既罷相 真宗欲相李迪因問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

位迪上 真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可用也 真宗亦默然 真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為相則不可 真宗卒以迪為相拯遂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為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曹利用或丁謂乎 真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赤有功亦宜與平章事 真宗曰諾於是丁謂拜相利用加同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 真宗崩 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為樞密使 章獻明肅皇后稱制宰相馮拯以惟演 太后媼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又徙泰寧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署名為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 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留為景靈宮使 章獻崩還

判河南請以 章獻 章懿二后同配食 眞宗廟室御史劾
奏惟演擅議 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
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祕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
閣與修策府元龜凡千篇特 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
初附丁謂力排寇準其後遂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
庭擁髦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
奉藩書事初謚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
子暄爲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 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拜
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度使封康國
公

臣稱曰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 太祖世倣遂委質來

朝于時 太宗及羣臣咸欲留倣而取其地 太祖卒遣還國
且語之故烏虜 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 太宗即位倣不
待 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
報乎

高繼沖字贊平其先陝州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
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
初遂據有其地封秦王卒謚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成三年襲
位封南平王卒謚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
謚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 太祖即授以節度
使從誨於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釋然荆南人目之
爲萬事休四年卒子繼沖襲位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
于 朝廷 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

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祕書
監孫光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況 聖宋授命
真主出焉以理論繼沖令獻三州之地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
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 朝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自季興至繼沖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學術歸
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沖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
贈侍中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
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周廣順初
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
遷馬氏之族於建康以鎬為潭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
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

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真與行逢率
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遣使言狀周太祖即以
言為朗帥進逵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幾進逵害言
太祖以進逵代為節度使行逢領鄂州節度使知潭州顯德中
世宗用兵淮甸詔進逵出師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
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
迎行逢為帥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
度使兼侍中於是盡有湖南之地 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
盡心為治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
猜忌左右小有忤意必寘於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
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逢既為帥夫人
不為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

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穽畝爲團兵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焉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爲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也行逢死文表果舉兵叛據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之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謂文表已平而王師未回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求救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旣平是有大造於爾輩何乃反拒王師也保權幼爲左右所制不從命遂討之保權出軍於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于

市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弃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掠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左羽林統軍太平興國九年知并州卒年三十四始太祖旣下湖湘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再雄者辰州徭人也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以戰鬪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官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欵附遷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以終因附于此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之

仙遊縣唐光啟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為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為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其弟延政為建州刺史既而背命自立國號商六年閤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程贇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為羣逆分據指揮使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焉夜擒紹頗殺之立延政從子繼勳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為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為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

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留從效劫繼勳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效泉州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效死洪進誣其子紹鏐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鑠鑠其門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亟與之即置漢思別館遣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 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命于 朝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 朝洪進亦遂入覲至南劍州聞 太祖崩乃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 太宗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諡曰忠順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其此東魏 太宗以共其為左軍車府使同平章事以平太
軍我共其為右軍車府使同平章事以平太
東魏賊寇四路共其為大將軍命于 陣如前賊軍為平
西南而李淵為對以清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其軍其子孫 見其軍中其對曰 大西平軍部下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列傳八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校及即位為莊宅
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
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廷祚留守京
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密使 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
父名璋故也李筠反廷祚白 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
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恃勇輕脫若速舉兵擊之必
離上黨來逆戰獸亡其藪魚脫於淵擒之必矣 太祖遂親征
以廷祚留守京師筠果領兵與王師戰澤州南筠眾大敗如廷
祚之言及征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三年為雄武軍節度
使改鎮京兆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子元宸

元宸字君華尚 太宗女蔡國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
慶州團練使知鄆州徙河陽改郢州觀察使再知河陽河溢城
將壞元宸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
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宸所部民無墊溺 真
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知澶州治有聲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
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宸度其必敗潛發兵
護河橋超等果敗虜衆至橋見陣整而遁代還拜武勝軍節度
使出知潞州徙徐州改鎮山南東道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
忠惠始父廷祚厚重寡言齊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千卷至元
宸聚書乃至數萬卷讀左氏春秋尤通內典精筆札臨事莊重
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祿賜
均及親族 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也幼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始事史弘肇
爲親吏周太祖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轉供備
庫副使改作坊使 國初李筠叛爲南面行營前軍都監大破
筠衆于碾子谷以功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
進還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趙普爲相與
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 太祖頗不悅有鄭伸者崇
矩之客傾險士也乃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開寶五
年罷爲鎮國軍節度使入爲左衛大將軍 太宗即位授嶺南
都巡檢使改瓊崖儋萬都巡檢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
吾街仗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元靖追封河東郡王崇矩寡
言尚信義史弘肇被禍崇矩方事世宗既貴遇弘肇之孫必優
禮之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以蔭補供奉官遷如京副使崇矩出鎮爲牙職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爲招安巡檢使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破之于彌牟追至資州而均已就擒于富順監以功領獎州刺史知青州又知延州入判右金吾街仗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年七十二繼昌性謹厚鄭伸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假家人憾前事詬逐之繼昌憐之乃與白金百兩時稱其長者繼昌之子昂尚 太宗女萬壽公主是謂齊國獻穆天長公主舊制尚主者升居諸父之列 真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爲崇矩之子焉

遵昂字公武初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旣下降而所居堂甄華有翔鳳者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真宗喜顧待加異常稱其好學爲人醞籍喜讀書通浮屠性理

之說居第園池聚名華奇果美石於其中有自千里而至者其費不貲有會賢閒燕二堂北隅有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億卒爲制服營其家事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閒燕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爲人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皆時之賢士大夫端慤官至蔡州觀察使請老以安德軍留後致仕卒謚曰恭敏端愿官至節度使歷鎮武康定國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子評官至成州團練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也初 太祖典禁衛嘗召置左右陳橋之還師也 昭憲皇后在城中 太祖憂之遣昭輔先入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 后意乃安 國初爲軍器庫使知揚州 太祖以其有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開寶

六年拜樞密副使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六年以疾罷爲左驍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景襄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列傳九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也父迴以世亂徙其族常山又徙洛陽普性沉厚有大略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奏薦其才世宗用兵淮甸太祖克滁州以普爲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捕獲爲盜者百餘人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濫者請加訊治由是多所全宥太祖益重之時宣祖將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視藥餌朝夕無倦宣祖媿其情與講同家之好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爲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北征普從行夜宿陳橋六軍共議推戴普諭將校曰并寇與犬戎相結點檢奉命征討爾輩甲兵幾何便欲扶策天子點檢一心忠赤通於神明若聞

此事必誅爾輩列校皆不退普即戒諸將勿令縱兵若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遼明入白 太祖時 太祖醉臥帳中欠伸徐起則萬衆擐甲露刃誼不可止或以黃袍加 太祖之身扶 太祖上馬擁逼南行既而 太祖受禮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昭義李筠叛 太祖親征以普留守京師普願扈從 太祖曰趙普勝介胄乎許之普因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在此舉矣且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備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擒也 太祖用其策及筠誅普以功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維揚李重進叛 太祖問普攻取之策普曰重進昧武侯之遠圖守薛公之下計不過繕修孤壘以長淮爲恃也況其內乏資儲外無救援以臣愚見急攻亦取緩守亦取兵法尚速

不如速取之矧 陛下以順討逆何憂哉不踰月遂誅重進時昭憲皇后無恙每與 太祖參決政事猶以書記呼普嘗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 昭憲寢疾普入與顧命昭憲語 太祖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 太祖曰敢不如太后教即令普就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拜樞密使初二叛既平 太祖召普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爲 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及此言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所以不安者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頃之 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 太祖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天子亦

大難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也守信等曰何故 太祖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頓首曰 陛下何謂出此言今天命已定孰敢有異心 太祖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塗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之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舞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於是守信等皆稱疾請解軍職 太祖許之已而 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 太祖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普

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 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者耶普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以副之事無大小皆決於普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輒歸己或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翼恩獎普勸 太祖革其弊方鎮闕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

送京師以備宿衛教習精練 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數
年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五年拜尚書左僕射昭文
館大學士普嘗爲某事擇官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用明
日復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復奏之 太祖怒裂其奏擲陸上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 太祖悟乃可其奏後二
臣者果稱職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必曹翰爲
之 太祖曰然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 太祖曰以翰
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 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謀矣
太祖嘗夜幸普第立風雪中普惶恐出迎 太祖與普飲于堂
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 太祖以嫵呼之普
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 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
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

矣願聞成筭所嚮 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
所知也 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
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黑誌
之地將無所逃矣 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因謂
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
彬潘美可用其後 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
國悉平兩浙錢俶遣使入貢遺普書及物十甕 太祖幸其第
適見而問之普以實對 太祖曰此必海味也即令啟之皆滿
貯瓜子金也普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 太祖笑曰但收之
無害也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又江南李煜亦以白金五
萬兩遺普普以白 太祖太祖曰第受之使之勿測也旣而煜
遣其弟從善朝于 京師 太祖於常錫外復賜金如所以遺

普者江南君臣駭服 太祖寵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驤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因求見 太祖語不遜 太祖怒吐之曰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德驤坐貶商州又貶靈武普遣親吏市木關隴吏私市大木冒稱普所市以規利前三司使趙玘以白 太祖 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何罪溥等奏趙玘誣罔大臣乃出玘為汝州牙校盧多遜在翰林頻召對攻普之短會德驤之子有隣憤其父流竄乘隙訟堂吏過悉抵以罪而普由是罷為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方普之在相位也嘗於視事閣坐屏後設二大甕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甕中滿則東緼焚之以是人多怨者 太宗即位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為相數於 上前毀普普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結普奏臣

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願備樞軸察姦變 太宗感悟召普謂之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未幾拜司徒侍中封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有弭德超者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之謀 太宗疑之彬罷樞府以德超為樞密副使普見 太宗因訴辨其誣 太宗大悟德超既得罪而待彬如故自是 太宗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大事朕甚自媿普對曰 陛下知德超有才而在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 太宗於是釋然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雍熙三年 太宗命曹彬等北伐普上疏切諫曰 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鬪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 陛

下聰明睿智自翦平太原懷來閩浙混一諸夏遂欲恢復舊疆
曾不思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可不慮哉可不戒哉自古聖
帝明王無不置夷狄於度外 陛下何必留意於斯乎 陛下
興兵北伐驅百萬生靈悉令輦運使之耕桑失時所得者少所
失者多豈 陛下之利耶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
及唐姚元崇說明皇以十事其年代雖遠事則與今無以異也
臣輒具錄奏願賜觀覽臣又聞之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則進
知難則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
此臣之所甚懼也臣濫膺藩寄切見差配自鄧至莫往來四千
餘里典桑賣牛無慮十有六七其間有鬻男女者有棄性命者
陛下豈容不知乎而邪諂之徒進言者曰契丹時逢幼君災異
婁見可以用武以中 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

遂興無名之舉豈不過甚矣哉臣願 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
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
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
而不言區區之忠惟 陛下裁察 太宗賜詔褒之移山南東
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會 詔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 太
宗謂宰相曰趙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禮成冊拜太
保兼侍中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翟馬周交通毀時政立朋黨
以求進用普深疾之奏流馬周黜昌言侯莫陳利用以左道得
幸為鄭州團練使驕肆僭侈大為姦利普奏其事 太宗為黜
之商州普固請誅之 太宗曰豈有萬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
乎普曰此巨蠹也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
太宗悟遣使誅之既又貸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其疾惡彊

直皆此類也以疾求致仕 太宗不得已以爲西京留守河
南尹加中書令懇詞數四 詔曰開國勲舊惟卿一人不同
他等無致固辭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 詔泣涕
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 國家事 太宗嘉納之上章
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
詔賜之又遣使以 璽書賜普曰 皇帝問太師頃以微疴懇
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遣使撫問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宜愛精神近
藥石以副朕眷注之意焉薨年七十一 太宗聞訃震悼謂近臣
曰趙普 國初元勲事 先帝與朕最爲舊故能斷大事盡忠
國家真社稷之臣聞其殂謝悽愴之懷不能已因出涕左右皆
感慟冊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諡曰忠獻 太宗撰神道碑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
鹵簿鼓吹如式舉唐制也至道二年追封韓王咸平二年配享
太祖廟廷普佐 太祖 太宗定天下平僭僞大一統當其爲
相每 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戶自啟一篋
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
矣用是爲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
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當以身許國私
家之事吾不復與爾等宜自勉勵無重吾過故輔 兩朝出入
三十餘年未嘗爲子弟求恩澤者子承宗承煦

承宗字德祖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遷右羽林將軍改大將軍
知潭鄆二州皆有治聲普留守西京以承宗侍行淳化二年來
朝卒于京師年四十一

承煦字景陽普歷河陽武勝山南皆為牙職普未嘗為求官端拱初太宗特命為六宅使普薨拜宮苑使領恩州刺史累遷昭宣使加領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普之子孫至今顯榮不絕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云

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明之臣以左右大業太祖光宅中夏普以謀議居中用能削百年藩鎮之權刻五季僭偽之國撥亂世反之正獨相十年天下廓廓日以無事至太宗寵遇愈隆矣古之人臣有非常之功則人主亦必報之以非常之禮觀二帝所以待普者可謂至矣勳名爛然與宋無極盛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七

列傳十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

下所至悅服 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

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翼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榜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摠師也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 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

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譬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

溝關我師敗績初諸將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四州彬等至涿州以糧運不繼退師雄州以援其餽彬部下諸將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由是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而失利於歧溝太宗追諸將赴京師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真宗即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視臨問

手爲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與瑄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 眞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瑄薨年六十九 眞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與趙普配享 太祖廟廷彬仁敬和厚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爲請於 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璨瑁瑄玘玘瑁瑁官至昭宣使玘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玘東上閣門使玘之女即 慈聖光獻皇

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侂傳侂見外戚傳傳 后之兄也仕至滎州刺史謚曰恭懷

璨字韜光以父任爲供奉官彬爲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爲類已特鍾愛之征討得與計議 太祖以爲宮苑副使 太宗朝爲

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夷狄多變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稍遷亳州團練使領康州防禦使知定州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使改鎮彰德轉殿前都指揮使又改保靜武寧忠武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武懿璨習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居家以孝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始彬歷徐鄆節度使皆以爲牙內都虞候授供奉官
閣門祗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 太宗問誰可任者是
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彬薨請服喪不
許遷西上閣門使徙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
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於瑋
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
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之
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勝
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
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爲貪利以誘
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
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于時李繼遷虐用

其衆下多怨者瑋移書蕃部諭以 朝廷撫納之意於是康奴
族內附上言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
循古長城鑿斬以爲限又請以兵械及閑田蠲租以給弓箭手
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 朝瑋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旅
拒使人主有西顧之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撲滅彊盛恐難復
制當是時 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瑋曰德明野心
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飛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
大族來歸附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
納質德明由此遂弱至死不敢闕邊召還知邠州進東上閣門
使領高州刺史再知渭州破章諲族于武延鹹泊川滅撥臧于
平涼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爲築堡山外號籠竿城募弓箭手守
之改引進使未幾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宗哥立遵與唃廝囉

謀內寇乃上書求號贊普瑄言不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
朝廷猶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既而立遵令其舅樣丹說蕃部
郭斯敦為鄉導瑄遂以計使斯敦圖樣丹後旬日果携其首至
瑄表斯敦為順州刺史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蕃部
驚擾至是凡前拒王師者皆伏匿瑄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
者數千人斯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弓門至威遠共
置砦十數亭障橋梁相望浚壕僅四百丈既而唃廝囉以十萬
衆入寇瑄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首萬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
萬三千計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踰年又破宗哥將馬波咤叱
于野谷誅叛者鬼留族夷之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
黨通等羌皆破散宗哥首立文法納質內屬唃廝囉逃入磧中
塞垣遂安凡羌酋欲有所為必先令其下謂之立文法焉秦人

請立碑紀功有 詔褒之德明寇慶州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
與戰不利乃拜華州觀察使鄜延路環慶等州安撫使委乞骨
咩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天禧四年拜宣徽北院使
鎮國軍留後僉書樞密院事是歲寇準謫道州宰相丁謂惡瑄
不附己指以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安撫使降左衛大將軍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又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知天雄軍尋
改彰武軍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踰年
知河陽徙帥真定改鎮彰武卒年五十八贈侍中諡曰武穆治
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瑄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為將幾四
十年未嘗敗衄威震西鄙唃廝囉每聞其名即以手加額而東
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有告戍
卒叛入夏州軍吏來告瑄方對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瑄怒吐

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環慶邊人多市屬羌之田致單弱不自給即沒虜中瑄令還之有犯即徙其家于內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瑄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爲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爲十指揮築堡於要處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衆爲市馬塞下諸塹皆以一丈五尺爲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使治峭絕而已其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序進之不從他軍以其熟虜情與山川之形勢也其所措置如此後皆爲法云

琮字寶章彬領鎮海節制補牙內都指揮使累遷榮州刺史

仁宗納 后除衛州團練使因上言臣家若有以外戚干私恩者願致之法時論稱之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領涇原路兵事遷定國軍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爲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慶曆元年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五十八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曰忠恪琮小心謹畏御軍嚴整既沒家無餘貲惟存兵書邊奏而已孫詩尚魯邠國大長公主潘美字仲詢魏郡人也少儻嘗謂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志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周世宗爲開封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徙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稍遷客省使太祖與美素相厚旣 受禮命諭 旨中外陝帥袁彥凶悍

太祖慮其為變以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喻以天命彥遂入朝
太祖曰潘美不殺袁彥而彥朝覲成我志矣 太祖親征李重
進以美為揚州巡檢以功除泰州團練使湖南既下授美潭州
防禦使嶺南劉錡數侵湖湘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為
居民患美率兵平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軍朗州
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兵克富州又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
拔韶州斬獲凡數萬計錡勢窮蹙乃遣其臣王珪求通好又遣
其左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因諭以
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
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使者泣美
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淮等至京師錡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
戰錡眾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 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諸

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以火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萬
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暮夜萬炬
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錡眾驚擾來犯 王師美麾兵急擊之
錡眾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錡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錡
送京師露布以聞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土
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兼嶺南轉運使
七年征江南以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美因造舟
以濟師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眾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
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 太祖不之省仍號令諸將促
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選精銳數千持炬鼓譟犯我軍壘美
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
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與党進攻晉陽戰于汾上多所擒

獲 太宗即位改南院使 太宗征太原以美將河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三交西北三百里地號固軍最險阻虜人之咽喉也美帥師襲之美巡撫至代州虜萬騎攻近塞美誓衆街枚大破之封代國公改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州 詔內徙其民虜復至驍將楊業戰没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三等明年復故官知真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諡曰武惠咸平二年配享 太宗廟廷子惟德官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閣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莊宅使惟吉深州刺史惟熙女即 章懷皇后也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夙仕至光祿卿

臣稱曰曹潘二武惠俱以大將之材慷慨仗義征伐四克勒功帝籍而彬操履忠厚戒誓諸將不妄殺戮得 王師弔伐之體則美有不逮矣天相忠孝子孫多賢武穆治軍整暇羌戎畏服父子俱配食 清廟其最優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八

列傳十一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牙內都虞候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位為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改鎮定國太平興國初封梁國公遂留京師卒年五十一贈侍中初太祖禦戎不勤遠略夏州李彝興與河西折御勳與朔方之軍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由是邊圉無事朔方之族既徙其後夏州李繼捧亦以其地歸朝繼捧之弟繼遷遂為變而朝廷始盱食云

折德宸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

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宸為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建府州為永安軍以德宸為節度使 國初破河東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 太祖待遇甚厚遣還鎮破太原軍數千餘城下擒其將楊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字世隆德宸鎮府州奏為右職德宸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稍遷至永安軍留後開寶元年來朝拜泰寧軍節度使卒年四十贈侍中御勳弟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以為馬步軍都校御勳徙鎮召為閑廐副使知府州 太宗征河東命御卿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禽其將馬延忠遷崇儀使以功擢府州觀察使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萬騎入寇御卿率兵大敗之于子河汭自是契丹不敢入寇一日契丹韓德威為李繼遷所

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德威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 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弃士卒死於軍中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耶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留後惟正歸 朝其弟惟昌繼之惟昌咸平中屢破趙保吉之眾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拜興州刺史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知府州官至簡州團練使惟忠卒子繼祖嗣領州事官至解州防禦使熙寧中卒繼祖子當襲而請授其兄之子克柔克柔卒而繼祖兄繼閔之子克行襲知府州繼閔官至宮苑使始克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元符中太原帥欲城葭蘆以復故地召克行

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廊延帥秦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虜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廉州刺史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

党進朔州馬邑人也幼事杜重威于大名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周太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稍遷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領利州觀察留後除彰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師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征晉陽分置砦於四面命進

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王師進挺身逐業麾下數人隨之業走入城壕援兵至業緣緇入城免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九年又命進帥師征太原進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出鎮忠武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進摠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槌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太祖自視太祖喜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耶太宗為晉王時嘗命親吏臂鷹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類此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奉以給之士大夫或媿焉

曹翰大名人也少為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

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
俟召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
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
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旣而遣降卒八百來京
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及見世宗具言
其事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從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
德州刺史 太祖征蜀以翰爲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
詔翰兼轉運使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
彬劉光毅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
知賊欲三鼓復攻城戒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
師還遷蔡州團練使改潁州從征太原會河決翰董其役指目
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以

翰爲先鋒使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據城拒命翰率兵
討之凡五月而陷翰怒屠其城無噍類又殺兵八百所奪金帛
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 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
所得以歸以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從 太宗征太原又從征
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蠚以獻翰謂諸將曰蠚水物
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
而果然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命攻幽州 詔督役開河
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
旗爲斤候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煙火舉赤旗陂澤舉黑
旗丘陵舉黃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
濟乃歸鎮翰培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其事
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鞫之獄具當棄市 太宗貸之削奪官爵

流登州起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召入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毅翰陰險多智數貪冒貨賄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也少有大志風姿偉秀 太祖見而奇之

以隸麾下及即位擢至刺史 太宗嗣位進端州團練使 太

宗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 太宗悅以藩邸時金帶

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必不能事晉朝言政出多門故也從征

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 太宗親至其帳撫之北伐班師次

金臺驛軍潰 太宗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

諭眾遂定不戮一人以復命 太宗喜因命翰知定州沿邊諸

軍並受翰節度軍市租儲聽其專用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契丹

于徐河契丹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

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

魁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鎮鎮安帥高陽召還以疾留

京師疾間見 太宗言曰臣不願死於家願馬革裹尸死于邊

太宗壯其言復令赴治所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沉毅有謀所

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云

李懷忠涿州人也事 太祖為牙校累遷富州刺史 太祖征

太原城未下會盛夏 太祖深恤士卒欲班師懷忠言曰賊嬰

城自守度其內無儲待外無援兵豈足以久抗 王師臣願執

銳先登必取之不然死于賊 太祖壯其言俾攻城中流矢幾

死 太祖嘉之遷富州團練使 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懷忠

乘間言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

重兵在焉 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 晉王亦以為

言 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 晉王扣其指 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穴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 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太祖不應 晉王出 太祖謂侍臣曰 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 京師 太宗即位改防禦使拜大同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田重進幽州人也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 太祖麾下 太祖受禮遷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刺史 太宗即位為靜難軍節度使雍熙中領兵從飛狐路破虜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等城以功改彰信軍節度使徙鎮成德永興改知延州復還鎮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朴愿不知書 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所賜也重進曰為我謝 晉王我知有 天子爾卒不受 太宗嘉之既即位謂其無私交故始終委遇焉

米信舊字海進本奚族也少以勇悍聞周太祖即位隸護聖軍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 宋興稍遷至林州刺史 太宗即位以為高州團練使領洸州觀察使 太宗征太原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太宗既平太原遂移兵伐契丹師還信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親族多在塞外會兄之子全自朔州挺身來歸 太宗遣全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虜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全方思以身徇國何以親族為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彰化 太宗征幽薊命信

將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卒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當死 詔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授彰武軍節度使改鎮橫海信不知書所爲暴橫 太宗命何承矩爲其副委以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恣爲不法 太宗知之召爲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以無名被捶撻者甚衆彊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家墓奴之父老病箠之致死爲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八

